

フラミンゴの家

火烈鸟的家

「日」伊藤高见 著

叶蓉 译



他好像看见她有一双隐形的，
巨大的，
白色的翅膀。
他忍不住想去抚摸那翅膀。



人民文学出版社

叶蓉 译

〔日〕伊藤高见 著

火烈鸟的家

フラミンゴの家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0-458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火烈鸟的家/(日)伊藤高见著;叶蓉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ISBN 978-7-02-008275-9

I. 火… II. ①伊… ②叶…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75273 号

FURAMINGO NO IE by ITO Takami

Copyright © 2008 by ITO Takami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 Shunju Ltd., Japan 2008.

Chinese(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soft-cover rights in CHINA(P. R. C) reserved by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ITO Takami arranged with Bungei 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Japan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TAIWAN. (R. O. C).

责任编辑:孙一楠

特约策划:王轶华

装帧设计:董红红

火烈鸟的家

[日]伊藤高见 著 叶蓉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www. rw- cn. 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100705

宁波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20 千字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6.5

2010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02-008275-9

定价 19.00



正人最后一次对着车里后视镜照了照,虽然已经把发型恢复成了以前的样子,但是看上去总觉得有点儿别扭。他觉得自己的打扮有点像上个星期来推销高级羽绒被的那个推销员。他用手调整了一下镜子的角度,又整理了一下衣服。衬衫的领子,是竖起来好呢,还是现在这样好呢?正犹豫着,时间已经到了。

最后正人决定把领子竖起来。然后,下了车。

因为天气太热,柏油马路被晒得发粘。他大步流星地走到南面的检票口,正好看到从大阪方向开来的特快列车缓缓地驶进站台。他对自己说:“这次要好好表现,让她觉得我干干净净的,像个好爸爸的样子。”

“这不是没有可能,以前的我不就是这样吗?”一个声音在他的内心

深处悄声鼓励着。

检票口旁边的等候席附近，聚集了几个年轻人，他们一边抽烟，一边嘿嘿地傻笑着。这三个人，一个看上去像强盗，一个烫着密密短短的卷发，还有一个剃了个光头。从年龄上看，他们应该不是高中生，就是游手好闲的小混混。

哼，这种人，让我女儿看见，都怕脏了眼。——正人狠狠地瞪着他们，像看鸡奸一样。光是那眼光，已经足够让他们感到屈辱。

本来事情可能也就这么算了。可是，那个瘦瘦的卷毛和胖胖的光头叼着烟卷，晃着肩膀走了过来。“喂！大叔！”他们用黑帮混混的黑话挑衅着，把脸凑了过来，几乎要碰到正人的鼻尖。

正人觉得不对劲，但为时已晚。他今天这身打扮，算是被对方吃定了。

这时，光头猛地一把抓住了他衣服的前襟。他有点喘不上气，剧烈地咳嗽起来。即使这样，那个光头也一点儿没有松手。

“大叔，你刚才盯着我们看什么。”站在一旁的卷毛皮笑肉不笑地说。他虽然烫着短短的卷发，但却留着长长的鬓角。

在正人的老家，人们把这种发型叫“燕子式”。在当地的小混混中，也还有点流行。

正人一点儿也没把这乳臭未干的小子放在眼里。骂了一句：

“……小兔崽子！”

“什么！？”卷毛像是完全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一样，把脸凑到正人的嘴边。

正人闻到一股混合着男用发胶、廉价香水和年轻人特有的体臭的味道。

邋邋遢遢的，连这种空气都不想让女儿闻到！他脑子里虽然这么想

着，可却无力还手。因为这光头是个彪形大汉，就算他能对付光头，也无法同时对付卷毛。

前胸的衣服被越抓越紧了，压住了喉结，呼吸变得更加困难。

“这下麻烦了！”正人觉得不妙。他看了看周围，想找个能当武器的东西，可是没找到。他又四下张望，希望能碰到个巡逻的警察，但附近连警察的影子也没有。这种情况下，只有等过路的行人帮他报警。可是，连这也指望不上。这里是乡下，警察不可能像在大城市那样，几分钟之内就赶到。而最重要的是，女儿马上就到了，正人已经没那么多时间了。

纠缠中，正人衬衫上的一颗纽扣“啪”地一声，飞了出去。

就在这时，正人看到一个穿着大短裤、打扮得很年轻的人从便利店里走了出来。那人一边舔着手里的冰淇淋，一边朝这边走来，块头比光头还要大一圈。

“有救了！”正人心里想。因为走过来的那个人是阿田。

正人故意大声叫道：“你们这几个小痞子！连老子都不认识！？”

听到声音的阿田慌忙跑了过来。这家伙天生是个馋鬼，都到这种时候了，手里还紧紧地攥着那个冰淇淋。光头他们也看见了阿田，抓着正人衬衫的手不由得松了一松。霎时间，占了上风的快感从正人的尾骨传遍了整个下半身。

“正人，你干什么哪？怎么这副样子啊？”

阿田咧着嘴，微微笑了一下。这家伙虽然在这个便利店里打工，可是，说到底，也就是个二十出头的小混混。正人心想，“回头得好好教育教育这小子。当然，这是后话，现在还是先让他帮我解决了眼前这件事再说。”

“喂，阿田，你认不认识这几个臭小子？”

“啊……这几个小子，八成是比咱们晚几届的高中生。”

“高崎君，好久不见！”趁卷毛他们几个还没来得及改变态度、低头认错，阿田就一脚飞过去，把光头踢倒在地。虽然冰淇淋还紧紧地攥在阿田的手里，可他这一脚确实是踢得结结实实，干净利落。正人已经看过好几次他这个招牌式的动作了，每次看到，都觉得有点恐怖。这么庞大的身躯，怎么能那么敏捷呢！？也许是有厚厚的肥肉做掩护，他的膝盖才能出其不意地击中对方吧。

就在光头倒下的一瞬间，阿田继续穷追猛打。这次，他不是用脚踢，而是利用体重的优势，一脚狠狠地踩在光头的胸口上。顿时，光头就动弹不得了。

“你这小子，也不睁大眼睛看看，找谁的茬儿呢！？看清楚，是我和正人!!! 脑子进水了啊！笨蛋！狗屎!! 死胖子!!!”

正人一边看着对光头一通狂扁的阿田，一边想，“你这家伙才是死胖子呢！”这时，站在一旁的卷毛实在看不下去光头的惨状，向正人投来求救的目光。

正人微微一笑了一下，紧接着出其不意地往卷毛的鼻尖上狠狠招呼了一拳。血从卷毛的鼻孔里一滴一滴地淌了下来。不过，正人其实是在帮他，让他免受阿田的一顿猛揍。阿田那家伙比外表看上去更神经质，他特别讨厌弄脏自己的手和衣服。所以，他看到卷毛满脸是血的话，肯定不会动手打他，而是踢他两下就算了。

还剩下一个人。刚才坐在长椅上的那个打扮得像强盗的家伙去哪儿了？正人四下看了看，没找到那个家伙，却接触到了一种以前从未见到过的目光。他觉得内心深处忽然出现了一个空隙，一阵微风从那空隙吹过，浑身有一种凉爽惬意的感觉。

目光的主人是一位少女。

挺得笔直的背、发型和那个大大的背包……这个少女的外形、打扮

都和前妻告诉他的一模一样。

“嗨！你是小晶吧。”

正人知道刚才的一幕已经被小晶看得一清二楚。他勉强地笑了一下，往前走了两步。可那个被他叫做小晶的少女却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几步。而在他身后，阿田还在吵吵闹闹的。正人带点责备的口吻对少女说：

“喂，你怎么搞的？这么快就不认识老爸了？”

听到这句话，那少女总算停住了脚步。

“你是……片濑先生？”

“是啊，我就是你老爸啊。小晶，你长这么大了啊！上次我看见你的时候，你的门牙还没长出来呢。”

“什么？啊，哦……大概是吧。”

小晶绷着脸回答道。

正人后悔得恨不得打自己一个耳光。他心想：“我怎么这么笨呢。换门牙都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因为自己离家出走的时候，正好是小晶换牙的阶段，于是就顺口说了出来。”

“咱们走吧。”

正人一心想赶快离开这个地方，于是拖着小晶，匆匆忙忙地离开了车站。

他的车停在马路边，这时正被火辣辣的太阳烤着。正人对自己改造的这部西玛很满意，可是这车和他今天的打扮完全不搭调。虽然正人也知道这一点，可是也不能因为今天的装束就换车呀。他本来打算跟小晶撒个谎，说这车是借来的。可是，被刚才那几个小混混一搅和，就把这件事给忘了。反而，他好像证明这部车子就是他的一样，熟练地插入钥匙，伴随着汽车引擎“噗、噗、噗”的沉闷的发动声，绝尘而去。后视镜中映出

阿田夸张地挥手再见的样子，手里还拿着那个已经快融化的冰淇淋。

“一路上怎么样？累不累？你今年该上六年级了吧？”

“刚才那些人是……。”

“啊，刚才那几个人？让你觉得害怕了？这儿是乡下，偶尔会有那种人的。不过不要紧，就当是伸伸胳膊腿，运动一下。这儿和大阪不一样，没有健身房，也没有游泳池。”

“当然，你老爸我是不会去跟人家打架的，”正人刚想说这句话，为自己辩解，突然感到了一种异样。他意识到自己一厢情愿地使用了“老爸”这个词。他想起来，刚才小晶叫的是自己的名字。

没错，对小晶来说，自己只是个陌生的“片濑先生”。

“噢，我……”

正人觉得用了“我”这个第一人称，突然把两个人的距离拉远了，好像比见面以前更加生疏。

“我是不会去跟人家打架的。偶尔跑跑马拉松、或者锻炼一下腹肌。身体最重要嘛。”

“哦。”

“说起身体，你来这里之前，经常去医院看你妈吗？”

“明天才住院，做手术还早呢。”

“哦，这样啊……”正人本来是想找点话题活跃一下气氛，可是一种凝重的空气弥漫在整个车子里。终于，正人放弃了活跃气氛的念头，因为他几乎没有和这个年纪的女孩子说过话。她们的偶像、她们所追捧的流行，他完全不了解。其实就算了解，正人也不知该从何说起。

“片濑先生。”

小晶突然开口了。正人有点受宠若惊，迫不及待地想要回答女儿提出的问题。

“这部车是你的吗？”

“是啊。”

正人接过这个话题，开始起劲地介绍起这部经过改装的车子的情况。什么消声器啦，车子下面违法安装的 LED 灯啦，滔滔不绝地说了一通。因为车里还装了黑光灯，到了晚上，车子前方的挡板呀、排档呀，都会发出一种怪异的光。

“我最喜欢的是这个仪表盘上面的垫子。”

这是一个高级长毛绒垫。和车里铺着的纯白的脚垫是一套。整个车子看上去就像一个移动的 VIP 房间。

“相当豪华吧？”

“嗯，简直就是个会移动的卡拉 OK 包房。”听到小晶这么说，正人不禁又得意地抚摸起仪表盘上雪白的长毛绒垫来。

小晶在洗澡。正人估计她不会那么快出来，于是给前妻打了个电话。

他现在总算习惯了跟翔子通电话。上个月刚开始和分手几年的妻子联系的时候，他还是不由自主地绷紧了全身的神经。没有比他们离婚前的那段时间更难受的了。就算到了六年后的今天，正人每个星期还是会至少会梦见一次他们吵架的情形。

电话那头的翔子，详细地询问着小晶吃什么啦，身体怎么样啦，待人接物方面怎么样等等。正人全当是在例行公事，有一句没一句地敷衍着。可是，翔子那种不把男人放在眼里的态度让他很受不了。

可是，这种感觉却让他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怀旧的情愫。而这种情愫，让正人更加受不了了。

“行了行了，不要这么事无巨细地问啦。你还是关心一下你自己住

院的事情吧！”

“我没关系。到时候小早川会请假来陪我的。”

“可你做手术的时候是一个人啊。”

“不就做个小手术嘛，就当是睡一觉。睡醒了就没事了。”

可是，睡着以后，再也醒不过来的可能性也不是完全没有。如果这成为人生中最后一觉，那怎么办呢。正人心里非常担心，可嘴上却什么都没说。虽然他并不迷信，可还是有些放不下心。

翔子的病，是今年入夏的时候发现的。她觉得腰疼，到医院去一检查，医生怀疑是子宫癌，检查的结果也是阳性。医院说，她这个年龄的人，癌细胞扩散得会比较快，必须尽早治疗。

为什么不去做定期检查呢！？虽然正人也知道，翔子是自己开店，工作起来没早没晚的，可是在听到这个消息的一瞬间，他还是忍不住想去责备她。

话虽如此，可正人自己也因为没时间，今年没去做身体检查。

“……这次的事儿，谢谢你了。让你照顾那么多年没见的小晶，估计够你受的吧。”

“虽然分开了一段时间，可女儿还是我的女儿。只不过以前被你霸占着……”

正人边看着扔在沙发上的背包边说。看来小晶完全不信任他，在洗澡之前，把所有的内衣和手机用另外一个袋子装好，拿到浴室里去了。当然，还把洗脸间和浴室的门都锁得紧紧的。

“话说回来，这孩子对我有点认生。我看她适应起来要花点儿时间。”

“八月底之前，就拜托你了。小晶快开学的时候，我会把她接回来。”

翔子的这种责任感，还是和以前一样，一点儿也没变。

她这次把孩子托付给正人也是万不得已。从学生时代他们认识以来，她从来没有求过他。这次也是迫于无奈，才不得不求助于正人的。

翔子家的亲戚本来就少。而且，在这些亲戚中，没有孩子的家庭居多。另外，她父母双方的家族都有癌症病史（现在正人才意识到，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她无论干什么事情都有种分秒必争的劲头）。前几年，翔子唯一可以指望的母亲也患了重病，在家里靠父亲照顾。那个古板的父亲，光是照顾自己的妻子就已经手忙脚乱了，如果再加上一个孙女，那会是什么情况，简直无法想像。

去年刚刚开始和她交往的那个叫小早川的男人工作也很忙，而且好像和小晶也不怎么合得来。

翔子的朋友们也都和她一样要工作，所以让人家照顾放暑假的女儿也是不现实的。

用了排除法，最后就只剩下正人了。

“就算你是我的前夫，我本来也不应该给你添这样的麻烦……”

“别这么客气啦，小晶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抓紧治你的病吧。”

“我当然会努力治病的。我才不会就这么死了，撇下小晶不管呢。”

“那是当然！”

正人想驱散这种不吉利的气氛，故意耍贫嘴。“你把这么大个包袱甩给我，让我怎么办呢。我已经过惯了单身汉的日子。休息日可以美美地睡一天，晚上的球赛，想怎么看就怎么看，反正家里没有女人啰里巴嗦的。”

“正人，你还是一点儿都没变啊。”

正人觉得有点尴尬，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就在这时，可能因为信号不好，手机里传来了很大的杂音，正好填补了这尴尬的几秒钟。

“我万一有个什么……”

“什么万一啊，你说手术会失败？”

“只是万一……”

“不可能有万一的。”

“你怕吗？”

这家伙！正人觉得翔子好像看透了他的心思，他心里虽然不是那么想的，可是嘴上却更加尖刻起来。

他和翔子一直都是这样，不知道为什么，两个人都是口是心非，最后弄得不欢而散。

这时，正人听到浴室的门开了。

“噢，小晶出来了，我挂了。你要是还有什么事儿，就再打过来。我不想让她以为我们在偷偷摸摸商量什么。”

翔子没有把自己得癌症的事儿告诉小晶。因为翔子想等手术成功以后，再慢慢告诉她。可是，正人已经不是自己的丈夫了，她没有权利管住他的嘴。

翔子说“回头发短信给你”就挂了电话。几乎同时，小晶一边擦着头发，一边从浴室走出来。她穿过起居室，径直走到冰箱前面。

正人说：“冰箱里有矿泉水，还有大麦茶，不过听说最近孩子们都喜欢喝矿泉水。”

“片濑先生，”小晶像拳击运动员那样，裹着一个大浴巾说，“我用了你的洗发水。”

“没关系，这里的東西，你随便用。”

“两种洗发水，我都能用吗？”

“一种是给客人用的。另一种是生发水，你看我，已经有点开始秃顶了。”

说着，正人站起来，打开冰箱。他刚才本来打算弄点儿东西吃的。

因为小晶说出了很多汗,就让她先洗澡了。

“肚子饿了吧,我做铁板烧给你吃。”

“其实,我不介意去外面吃。或者说,我觉得到外面吃比较好。”小晶满不在乎地喝着矿泉水说。

“妈妈在这方面对我很严的。不怎么带我出去吃饭。说我还是小学生,老去外面吃不好。”

要是让正人连着到外面吃上几天,那他一定会反胃。他觉得还不如简简单单把蔬菜煮一下放点醋拌拌呢。正人固执地认为,哪怕是再简单的家常菜,也比外面饭店的好吃。而正是这一点,过去正人常常怀念远方家里的那张饭桌。

“来的第一天我就带你去外面吃饭,你妈知道了一定会不高兴的吧。”

“你肯定和妈妈不一样啊。”小晶不依不饶,缠着正人带她出去吃饭。面对刚刚重逢的女儿,正人无法拒绝。他想,本来打算用来做铁板烧的原料明天也可以用吧。牛肉明天烤烤就行了,玉米嘛,煮一下也能吃。

正人说只要小晶答应对妈妈保密,就带她出去吃饭。小晶开心极了,赶快开始吹头发,还哼起了歌。正人突然觉得这个场面好像在哪儿见过。不过,主角不是小晶,而是翔子。他们交往的那个时代,极少有女孩子一个人去吃牛肉盖浇饭,所以翔子总是缠着正人,让他带她去。

车行驶在公路上,天已经快黑了。因为小晶坐在车上,正人把车开得很稳。可是,这部西玛经过他的改造,排量很大,所以还是有点飘车的感觉,从消声器中隐隐传来低沉的引擎声。平时在市区开车的话,正人几乎不怎么用LED灯,因为可能会因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而被罚款。而现在是在郊区,所以他打开了这种灯,蓝色和白色的灯光快速地交替变

换着。他还在车顶上装了一个枝形的吊灯，因此仪表盘也发散出异样的光芒。

车里的装潢风格跟正人当店长的那家叫“葵2”的小酒吧很像。顺便说一下，“葵”总店是他妈妈打理的。今天在车站碰到的那个阿田平时也在总店当服务员，兼做保安。

“应该是这儿吧。”

正人打了方向灯。这附近只有这家连锁经营的休闲餐厅还说得过去。虽说市区也有一两家别的全国性的连锁店，可是那里熟人太多，正人不想去。俗话说，看一个人的素质，就看他的朋友。这话一点儿都没错，家乡的这些朋友完全能反映出正人的为人，都是些流氓阿飞、不务正业的人。现在的正人，跟那个在东京生活，和翔子结婚生子的正人有了很大不同。他这辈子，以二十岁为分水岭，前后完全不一样。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他们家族里，只有正人的学习成绩还勉强说得过去。为了试试自己的能力，他报考了几个大学。没想到真的考取了。这让当时还健在的父亲非常高兴，放手让正人去了东京。

可是，正人在学校却是孤立的。从穿着打扮到兴趣爱好，他和大学里的那些人完全不一样。他千挑万选，偏偏选了这么一所都是少爷小姐念的大学。在这个学校里，正人的存在本身就明显和周围的环境很不协调。而这种情况，是一直住在乡下的正人事先根本不可能知道的。

后来，正人经常在一些色情酒吧里打夜工，因为他妈妈也是从事这个行业的，所以正人反而有一种亲近的感觉。在酒吧打工的四年中，他逐渐学会了调酒，掌握店铺的运作，还谙熟于那些经常混迹于六本木一带的客人的言行举止。也许有点像盖茨比的做派吧，就是《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那个盖茨比。虽然用发胶固定的硬邦邦的大背头与盖茨比的形象相差甚远，但对正人来说，他打工的地方的确是个华丽的世界。在

那儿，他经历了一番历练。他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东京，他全身心地吸收着。大学毕业之前，至少在表面上，他已经毫无阻碍地全盘接受了这一切。

“……这家店没什么好吃的。”

坐在休闲餐厅桌子旁的小晶看上去非常失望。可是没办法，乡下的店就是这个水平。她点了奶汁烤菜焗饭，正人也一样。

过了一会儿，两盘奶汁烤菜焗饭并排放在他们的餐桌上了。盘子显得很破旧，荷兰芹表面上烤焦的痕迹也让人感到寒酸。窗外公路上飞驰而过的汽车，让人感到一种说不出的荒凉。这也是正人一直以来都没弄明白的问题。只要行驶在这条公路上，不管什么车都看上去像蒙了一层灰似的。经过自己改装的那部车，从侧面看上去也是同样的感觉。

“你妈常做这个给你吃吗？”

小晶没有回答，只是埋头把饭里的松伞菇挑出来。她挑食的毛病好像还是没改。

“我妈她……”

她突然停下手，问：“我妈是不是得了癌症？”

“癌症？”

虽然这个反应有点傻，可总算能拖延一下时间。正人没有信心能立即回答这个问题。“要是癌症的话，肯定会更手忙脚乱了。你妈只不过动个小手术，一个夏天就能康复了。”

“那我妈到底是什么病？”

“我不知道。我问过你妈了，她没告诉我。”

“那肯定是癌症了。”

“要是癌症的话，她一定会跟我说的。癌症可是绝症，她肯定有很多事儿要跟我交代。”

小晶一言不发地拼命往饭上浇着甜辣酱。正人提醒她甜辣酱吃得太多对身体不好，她却满不在乎地说：“我喜欢。辣点儿好吃，还能减肥。”

“吃太多会上瘾的，而且舌头就麻木了。”

“我无所谓。”

也许是想掩饰内心的不安吧，小晶不停地浇着甜辣酱，直到把整盘奶汁烤菜焗饭都弄成了粉红色。正人也很不安，而最不安的应该还是翔子吧。翔子万一有个什么三长两短，小晶将来怎么办？谁来照顾她？翔子心里肯定还没有合适的人选。

不，唯一，有一个人合适。想到这里，正人拿着干奶酪粉的手停了下来。

“小早川是个什么样的人？好人？”

“嗯，是个好人。他帮我们把店铺重新装修了一下。”

“是个木匠啊？”

“不是，是室内设计师啦，景观协调研究员啦，反正头衔很多的。”

“他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也不太清楚。可是妈妈很相信他。我们的新店铺也全靠他，才装修得漂漂亮亮的。总之，他是个很能干的人。”小晶说到这儿，突然抬起头来，补充道：“不过，我还不是很相信他。”

不知怎么，正人觉得女儿是顾着他的感受，才补充这句话的。正人感到自己很可怜，为了驱散这种心情，他点燃了一支香烟。